

掌灯

吴孔文

金乌坠地,弯月初上,夜风微起,四面虫声漫溢。柴扉之中,一灯如豆,温暖层层扩散,一派岁月静好。

掌灯,点一盏梓油、煤油、柴油、菜油的灯。一根火柴划破黑暗,一盏小灯迎风摇曳,屋内的景境渐渐清晰。劳作一天的人家,洗锅、淘米、生火、炒菜……晚膳上桌,众人四面围定,饭食清苦生甜,说出来的句子,都与稼穡有关。

梓油灯点亮的乡村,田头地角有高高大大的乌桕树。秋风起,柏叶坠,柏籽现,满树奶白,触目皆画。丽日晴空里,竹竿敲击的柏枝,落籽如雨。我们在树下一粒粒捡拾,灵动欢快。每年除夕夜,我们会在乌桕树下点上一截红烛,感恩它在黑夜里给我们送来的光明。

当年煤油金贵,煤油灯的光亮小。灯芯是棉条的,用铁皮包着,穿过墨水瓶的盖子,瓶子里再放点煤油,油灯即成。煤油灯下,我看书写作业,母亲做针线、纳鞋底。缺乏煤油的夜晚,我们用松明照亮:先在

炭炉上放一块瓦片,再在上面燃烧松明。松明烟大,烧久了,满屋会黢黑。如今想来,松明烛照黑屋的镜头,真有点像《西游记》里的妖怪洞。好在被它熏得这么久,我们也没有变成妖怪。

终于等到了村里通电,电灯取代了油灯,乌桕树被砍伐得几乎断子绝孙。电价不贵,但村里人舍不得多用。厨房电灯大都5瓦,堂屋的电灯大都15瓦,爱摆阔的人家,也没用超过40瓦的灯泡。我从大学或单位回乡下小住,总感觉全村的灯都不亮,甚至怀疑电灯的明亮程度不如当年的油灯!父母无奈,每当我回到小村,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换一只100W的大灯泡!当我站在村口,看见一片灰黄的灯光中有几只特别耀眼的灯泡时,我就明白:那些人家不是来了贵客,就是有儿孙从外地归来了。

我曾数次提灯夜行。纸糊的小灯笼,忽明忽暗地照着前行的路。提灯之人小心翼翼,步声飒飒,路过人家,会惹来一两声狗叫,也能

听到小儿的夜哭。有几次,灯光被狂风打灭,我立在黑暗中手足无措。乡亲们说,夜行之人一定要自我壮胆,要大步流星地走,不能回头,否则会撞见鬼。从小到大,我的步子就不快,夜行时也回过头,可我从来没撞见鬼。

如今回故乡去,亲友日渐少,白发故人稀,但是家家的灯都很亮,甚至能刺破夜幕重重的夜空。当年的小伙伴中,有位当了大老板,由他出钱,免费为乡亲们安装了太阳能路灯。走在路灯下,恍若置身城市一角,幸好不时有鸡鸣狗叫之声传来,提醒我身在乡下,身在故乡。

回故乡的日子,我常去拜访一些老树,劫后余生的乌桕,几个人都无法合抱,周围还繁生着一些小乌桕。秋风四起,柏叶深红,树上的柏籽无人问津。乡村再无梓油灯,这些白花花的柏子将穿越寒冷,为越冬小动物们的生命掌灯。

琉璃时光

邹娟娟

若生命是一条链,我希望能与琉璃相遇,汇合灿烂的阳光。由此,日子便鲜活明亮起来,成为一段绮丽的琉璃时光。

琉璃,色泽多,绚而多彩,就像我钟爱的书。

儿时,我极痴迷童话故事,那小美人鱼的故事,不知被翻阅了多少次,阳光下看,微风中看,夜灯下看,反反复复。每次看,我都会为美人鱼的遭遇流泪。那时,母亲还打趣我:“只是个故事,不要当真。”可她不知我多么希望美人鱼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啊!

那时,我更关注故事的结局,就像琉璃本色,初心般美好。

长大后,我再读《美人鱼》,除了深深叹息外,更多的是对故事的思考。多么美好的人儿啊,本可以在大海里无忧无虑地遨游,心怀浪漫,快乐到老。无奈遇到了改变她命运的人,从此,人鱼变成了人,步入俗世尘埃中。

从我情窦初开,到结婚生子,似乎也在经历小人鱼的故事,同样有舍弃的挣扎、融入的努力。不同的是,我的生活平淡,家庭美满。我想,其实每个女孩心里都住着一个美人鱼,遇到爱情时,毫不畏惧。

能给人启迪和深思的故事,不正像锻铸琉璃的过程吗?由构思到打磨成清晰的轮廓,直至闪烁光芒,有自我认识。

当然,我的“琉璃”不止童话,还有无数枕前书、阳台书。

无数个静谧的午后,我倚在窗前,翻开书页,一看就是一个下午。阳光明媚,阳台温暖,文字透香。无论是短小精悍的小品文,还是洋洋洒洒的散

文,或波澜壮阔的历史故事,我都爱。一度时间,我迷上了严歌岑的文章,从《天浴》《第九个寡妇》到《小姨多鹤》,她笔下的每一个女性都让我着迷,有血有肉,有骨气、血性,透着鲜活蓬勃的生命力。有时候,读着读着,自己竟融进了故事里。随之漂洋过海、穿越时空,为那些倔强的灵魂呐喊,为她们喝彩。她痛,我亦悲;她喜,我亦欢。

一杯清茶一卷书,一缕清风一份痴。忘记时间和周遭,静静地沉浸在文字中。恨不得将喜欢的字字句句煮成酒,凝成露。在书中,人可以如云朵一般,自由轻盈。

这样的琉璃时光浪漫而多味。我会留心一棵芝麻的舞动,感受它的坚韧;会伫立窗口,任风儿随意拂乱发丝;会猛翕鼻翼,嗅一嗅季节的香味……现实和理想,书本和生活,是琉璃时光的主色调,它们饱满而熠熠生辉。

夜晚的琉璃时光,有种被时空拉长的感觉。灯光给书本投下浅浅的影子,每个文字仿佛在你面前跳动。夜深人静时,多了几分混沌洗礼后的清醒。可以边掩卷,边眯眼沉思。脑海中,可以满载天马行空,亦可以充斥行云流水。游走在文字间,既有独乐乐般的窃喜,也有众人划桨般的满足。喧嚣陈杂都抛了去,专心享用这放松、释怀、忘我的琉璃时光!

生活,无需锦衣华服、豪宅名车,只要琉璃时光。但愿人长久,共享琉璃时。希望世上的有心人,都能拥有这份美好时光!



塔川秋色 李海波 摄

难忘小炭窑

陈昱元

很小的时候,就熟读了那篇《卖炭翁》,心里总有个粗略的画面: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人,十指漆黑地站在我面前。

多年以后,为了我和哥的学费,父亲也跑到我们家山的山腰上,打了半月窑洞。母亲总说父亲是在瞎忙,烧炭可是个技术活。父亲却信心百倍,胸有成竹地拍着胸脯对我们说:“你们看着,我定会烧出整个村子里最好的木炭。”说干就干,父亲先用干柴枝燃一遍打好的窑洞,然后从自家山上砍一些干枯的松树,锯成长短一样的木筒,把窑洞整齐地填满,便开始尝试起来。

父亲就那样兴致勃勃地在窑口,一直拿火叉往里面扔些小柴枝把火燃旺,只是,事情远远没想象中简单。无论父亲怎么烧,窑里面的火苗都马上熄灭。这样持续了半月,父亲见窑洞口散发的浓烟越来越少,便果断开窑取炭。令父亲始料未及的是,取出来的木炭,不是中间没燃透,就是两头还是松木,这让父亲傻了眼,母亲却乐得合不拢嘴。

第二天天刚蒙蒙亮,父亲就去隔壁村请教一位资深烧炭的老爷爷。从老爷爷那回来,父亲便像喝了蜂蜜似的拿着锄头和铁锹去炭窑忙活了起来。这次,父亲成功了一大半,烧出来的木炭,只有垫在窑底的那一部分没有燃透,其它的拿到外面一见风,一根根脆得“嘣嘣”响,父亲伸出黑漆漆的手,一边用裹在身上的毛巾擦汗,一边开心地跟我们说:“成功啦,我终于成功啦!”

随着烧的次数越来越多,父亲的木炭越烧越好。每逢镇上赶集,父亲和母亲都会各自肩挑100多斤去卖。虽然来回往返二十余里,每次肩挑得红肿才卖上七八十元,可满头大汗的父母,仍遮掩不住满脸的幸福和笑意。

买过我家木炭的,都知道父亲烧的是野树炭,没烟。要是哪家有红白喜事,需要木炭的,他们会直接找上门,叫父母送过去;有做烧烤生意或是冬天要烤火的,也是先找父母预订,下次再送去便是。有些买家熟了,见父亲烧的炭好,有时每100斤会多付给父母5元甚

至10元钱,父亲和母亲会客气地推辞说:“不用不用,都是乡里乡亲的,说好那价便是那价了。”

村上的人,见父亲的木炭卖得好,便也学着父亲陆陆续续地在自家门前打起了炭窑。他们不懂的地方,便来请教父亲,父亲不仅乐滋滋地告诉他们,还跑去教他们实地操作。

父亲说一窑好炭,最多也只有两三百斤,但却要放八九百斤甚至一千余斤湿树筒去烧才行。我问父亲,为什么烧炭非要用山上其它的野树而不能用松树和杉树的呢?父亲说,野树有力,烧的木炭燃得久不化,而松树和杉树烧的炭会化得很快,没什么用。

虽然,事过多年,父亲的小炭窑也在岁月的洗礼下坍塌,可是,父亲砍树烧炭和母亲卖炭的身影,却一年又一年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。“卖炭翁,伐薪烧炭南山中。满面尘灰烟火色,两鬓苍苍十指黑?”每次想到这首诗,心里的温暖便再次袭上心头。



秋之枫 苗青 摄